

其壯勇。十二年。佐佐成政。襲末森城。長知從利家。赴救。擊成政破之。十三年。從攻鳥越城。與佐佐氏。驍將印牧某。鬪。被創。十五年。秀吉西征。長知從利。長。攻巖石城。與陰山某。大平某。俱進逼城。多所斬。獲。小田原之役。利家利長。將北陸兵。從信濃。進。攻。松枝城。長知爲先鋒。拔城。遂圍八王寺城。獨進踰。城。城兵以槍鏃之。墜而復登。終拔城。功第一。長知。爲人沈毅。有威容。奉上弗懈。利長愛其器略。委任。之。關原之役。從攻大聖寺。爲先鋒。後長知忤旨。被。

譴責。斷髮屏居。利長怒不解。遂出奔匿山科。號石。菴。及大阪之役。作。東照公召長知。豐臣秀賴亦。誘以封土。長知並辭之。曰。我受前田氏恩。不願他。仕。是時。利長旣卒。子利常受。公命。率軍赴大阪。長知聞之大喜。乃攜其子康玄。長治。馳至越前。瞰。利常過。拜伏道側。曰。臣願執羈勒。自効以償罪。利。常嘉其忠誠。復舊祿。且命曰。北陸之民。動輒煽亂。汝宜速之本州。以鎮之。於是長知赴金澤。二子從。利常西上。明年軍再起。利常命長知將前軍。擊渡。

邊紜。後藤基次等破之。及城陷。諸軍競進。萬衆重
 沓。長知率騎士左右分列。部伍整肅。不可犯。利常
 嗟嘆。東照公遣使褒獎長知。自是眷遇日渥。參
 與政事。正保三年正月。沒。年七十九。生八子。長子
 康玄嗣。第三子與治。仕幕府。賜采邑。節取錦里
撰長知傳

山田勘十郎

山田勘十郎。前田氏臣也。年十四。復父讐。後掌府
 藏管鑰。利長嘗命勘十郎。急持管鑰來。來稍遲。利
 長怒。杖擊之。流血被面。勘十郎廼跪伏。刀脫出室。

利長以為有異心。益怒。再舉杖欲擊之。左右諫止。
 於是勘十郎稱疾屏居。及關原之役。作。利長攻大
 聖寺。勘十郎率手下兵六十騎。攻城先登。被創命
 從者曰。及吾未絕。速昇吾詣主公。利長見勘十郎
 悔惜。出滄曰。吾負汝。遂沒。年二十。常山
紀談

飯田覺兵衛

飯田覺兵衛。初稱角兵衛。加藤清正臣也。朝鮮之
 役。從清正攻晉州城。先登。豐臣秀吉。賜賞書。清正
 并褒角兵衛。命更稱覺兵衛。邦俗謂達武者
投者稱覺者及淺野

幸長守蔚山。為明兵所圍。清正自機張赴援。覺兵衛與森本義大夫等從焉。以舟師逆擊明兵於江中。奪虜艦二艘。盡殺其兵。既入蔚山。與義大夫等將兵三百人。夜襲明將李如梅破之。斬首七百級。朝鮮征伐記清正卒。子忠廣立。為人庸劣。嘗謂左右曰。吾願筋力倍入。襲兩甲以臨陣。可無矢砲之懼。覺兵衛進曰。先公以一領甲。建賤岳七槍之功。爾後陷陣拔城。未嘗被創也。終宣威於海外。以鬼將軍稱。未嘗用兩甲。苟恤民愛士。則一軍皆為我用。謂

之重。襲一軍之甲亦可也。若不植恩信。上下懷攜貳。縱襲百甲。為何用也。既退。泣曰。何與先公不相肖之甚也。無幾。忠廣得罪國除。覺兵衛乃隱京師。兩夜燈後應黑田氏招。以隊長出戍長崎。會蠻船至長崎。鎮府命覺兵衛備之。且欲徵發援兵。覺兵衛受命不請援。黑田氏將士皆尤覺兵衛曰。虜情難測。若有變。寡兵難拒。何不請援也。覺兵衛曰。我與鍋島氏。蒙命戛番屯戍。豈非以有今日之事耶。縱令虜船百千來寇。亦不得辭。况區區一隻船。未見

其變而遽請援兵。吾恐為鍋島氏笑。貽國家之恥。吾自出國。既分死。若有變。致死而已。所以不請援也。將士皆服。於是覺兵衛自乘哨船。備火器。部勒隊伍。指揮進退。如馳陸地。世稱之。明良洪範初覺兵衛隱京師也。語人曰。吾一生為主計頭。公所瞞過矣。吾之從軍。肩矢砲。踰屍而進者數矣。及軍既罷。顧見同儕死亡相枕。乃惕然意悔。欲脫戎服去。則賞賜隨及焉。曰。今日之捷。因汝之功。吾感恩遇之厚。欲去而不能。終至為隊將。是非為其所瞞過耶。談政

森本義大夫 貴田孫兵衛

森本義大夫。貴田孫兵衛。皆加藤清正臣也。文祿元年。朝鮮之役。作俱從。清正航海。九月。清正至龍心。欲攻意丹城。義大夫與孫兵衛爭先鋒。怒將鬪。清正止之曰。當以明日戰。功定之。二人乃寢。各歸其營。義大夫晝夜獨騎至城傍。以待黎明。清正將八千騎向城。孫兵衛先中軍三町。遙見黑甲騎駟馬漸近。即義大夫也。義大夫罵曰。汝已爭先。乃俟天明而來也。孫兵衛曰。何論遲速。唯在勝負如何。

爾。義大夫卽下馬直薄城。城將類巖開門出戰。義大夫進與一虜相搏。義大夫貌短小。爲虜所伏壓。卽拔刀仰刺。躍起斬其首。孫兵衛繼進與虜將敦教賀搏。俱倒地。敦教賀長八尺。有膂力。攫孫兵衛。胃伏之。孫兵衛欲拔刀。刀長不遽脫室。旣脫刀折。終見殺。清正麾衆齊進。拔城。類巖遁走。清正召義大夫。賞其功。加賜五百石。義大夫流涕曰。昨夜臣與孫兵衛有違言。今也隕命。臣欲救之。爲虜所遮。使渠獨死。臣有遺憾矣。初。清正之赴國都。命孫兵

衛使名護屋行管。孫兵衛辭曰。臣欲從君致死於國都。今日之命。殊非所期。清正曰。使者非其人。恐失殿下意。是重任也。非汝無可者。終遣之。孫兵衛有母。年七十餘。以使事急。不得過省。遣一奴往問起居。母仗杖送奴門外。曰。汝還語吾兒。勿以吾老爲念。吾餘命不足惜。惟恐兒臨難。眷戀私親。墜公事也。孫兵衛聞之。感激旣復命。具以母言告。至是。清正索屍枕之股。哭曰。汝前言猶在耳。今果踐其言乎。乃殮還之鄉。召其衆。賜以見祿。一軍感泣。明

年六月。義大夫從攻晉州城。先登。鉛中脛傷焉。秀吉賜書清正。賞義大夫。義大夫初稱儀大夫。至是命夏稱義大夫。及淺野幸長守蔚山。為明兵所圍。清正自機張赴援。明兵以船逆戰江中。義大夫與飯田覺兵衛等。進擊奪虜船二隻。入蔚山。夜襲明將李如梅。破之。義大夫從朝鮮之役。前後七年。功最多云。朝鮮征伐記

三宅喜藏

三宅喜藏。加藤清正臣也。關原之役。大友義統攻

木付。木付。細川氏屬城也。守將松井某。有吉某。請救於清正。清正命喜藏赴援。喜藏辭曰。臣願效力先鋒。不欲赴他。清正怒曰。我以汝為可任用。今乃貪一己之功。不忠莫大焉。即逐之。喜藏出過其友莊林隼人。告之以故。曰。吾得罪放逐。然非吾公。天下無復可事之主。因請匿隼人家。常山紀談及清正攻宇土城。喜藏潛從軍。夜過鹽田口。伏城傍。及曉。城將南條元琢。出偵我軍。喜藏躍起。揮槍傷其面。與之相搏。城兵出救。清正望見曰。彼非喜藏乎。勿

使死敵。麾下士飯田覺兵衛等以五百餘人馳援之。元琢乃入城闔門。清正召喜藏釋其罪厚賞之。喜藏後更稱角左衛門。食祿五千石。關原記大全

福島丹波 大崎長行 熊澤半右衛門

林新右衛門 可兒吉長 小田孫兵衛

福島丹波播磨人

關原古戰錄

仕福島正則為入朴強

正則重之給祿二萬石。關原之役從擊宇喜多秀家破之。既而西軍大潰。宇喜多氏敗卒過我營而走。丹波受旨遣兵追之。適黑田氏將後藤基次至。

見宇喜多氏兵走。謂丹波曰。子速追之。必有獲。丹波笑而不答。既而向所遣兵獲首級歸。基次歎曰。何敏也。世謬傳。基次教丹波成功。丹波聞而銜之。以為基次宣言之也。後基次去黑田氏如京師。過官嶋。正則聞之欲召用。使丹波言其情。基次對曰。必三萬石。則敢委質。丹波復命。正則掉頭曰。舊功如汝。猶二萬石。何況於彼乎。丹波薦之曰。願君聽彼所言。臣亦以是得名。今君以三萬石召彼。則世將謂基次猶如此。使丹波仕他。必得四萬石。以世

臣故安小祿。是非獨基次之榮。亦臣之榮也不聽。
智將名丹波貌醜而跛。關原大捷後。東照公召

言集

諸侯家臣有功者。賜盃。福島氏臣尾關石見長尾

隼人及丹波皆與焉。隼人欽辱而石見賸。三人同

進。左右皆掩口而笑。既退。公叱左右曰。彼輩皆

以功名顯。乃真丈夫也。汝等安得以其貌嗤之哉。

左右皆有慙色。

岩淵夜話

元和五年。正則在江戶。得罪

奪其封。處流。時丹波留守廣島大崎玄蕃守鞆。

台德公遣永井直勝。松平忠良。收廣島鞆二城。命

山陽山陰諸侯。戒嚴。直勝忠良率兵至廣嶋。傳命丹

波。丹波自若。徐曰。後當自往答。於是丹波令國中

曰。主公得罪放廢。今使者數輩來收城。然主公父

子生死未可知。宜急來守城。過申牌不來者。除籍。

永為不義徒。將士聞之。爭入城。有林龜之丞。是日

與曹輩偶遠出漁。其僕來告。大驚馳歸。則城門已

閉矣。其友逃去。龜之丞獨留。數乞門者。不肯納。龜

之丞乃大聲呼曰。我今日有故。遠出後期。壯士惜

名。豈求生哉。遂自殺。門者驚救。已絕矣。丹波聞之

憫惜焉。既而城中守備略具。於是丹波使人對使者曰。謹聞教命。寡君蒙罪處流。沒入廣島。鞞兩城。丹波不敢有化。唯未知寡君生死如何。且兩城關原之役。以功賜寡君。寡君謂臣及玄蕃等曰。此皆汝等功。今以兩城屬汝等。汝等能守之。緩急枕此城而死。臣奉是言周旋。非有寡君命。臣雖死不敢奉命。使者曰。不日取正則手書示之。汝丹波又使言曰。然則書未至之間。請移貴隊於境外。使者許之。為退兵三里。頃之正則手書至。丹波拜讀。

畢。因謂使者曰。寡君手書至。當速致城。唯寡君夫人及羣臣妻孥。不可徒步。願給船五百艘。若不得命。先殺妻子。而後自殺。使者為給船如數。丹波乃載正則夫人。羣臣妻子。及貨寶於船。臣下守義者。遁城者。具題之。賓館壁上。武器財物盡記之。留兵監守而後去。不詳其所終。參取名言集。元寬日記。在廣島。關正則獲罪而逃者三十人。目之曰間踰。叔妻子城中而守者。目之曰全守。逸妻子而自守者。目之曰半守。京師耳家傍建標。各題其名。分為三等。後間踰者皆餓死云。

大崎長行。稱玄蕃頭。小字與一郎。仕木村重茲。每

常陸介重茲

戰有功。敵畏之。呼稱鬼玄蕃。後仕福島正則。正則之從。東照公討上杉景勝也。使津田繁元及長行留守清洲。會石田三成起兵美濃。遣使來說曰。內府將不利豐臣氏。諸侯相與討之。福島公素爲豐臣氏勳家。其與之審矣。宜速納我兵。與扞東師。繁元以爲然。約納西軍。長行聞之。大怒曰。未有君命。何輕卒如此。若彼來攻。當背城戰死耳。於是急修守備。馳使告變。正則時正則從。公于小山。公謂正則曰。清洲當東西之衝。若爲敵有。非我之

利。孰守之也。言未畢。長行使者適至。公歎曰。吾固聞有玄蕃者。左衛門大夫得佳士哉。無幾正則從破西軍於關原。三成等就擒。以功封安藝備後。正則命長行及松田下總守鞆城。及正則在江戶得罪奪封。下總欲遣長行往廣島而已。獨守城。給長行曰。聞幕府十萬兵來圍廣島。三原北條諸城主皆棄城集廣島。子盍往而同守。長行不肯曰。無君命。城不可棄也。旣而聞幕府使者來收廣島。下總日夜修守備。長行獨坐睡而已。衆皆稱下總噉